

〈錯過〉

1.

對於沒有阻止那件事，到底是好是壞，我一直說不定。看起來我的阿嬤過的挺好，臉比以前光澤紅潤，清瘦的體型也開始慢慢的發胖了，真的成爲電視裡面常見的那種，會呵呵呵開朗而笑的婦人。不只如此，我不得不說，我能夠告別我那夾層式、走起路來還會發出喀喀喀聲音的房間，也是因爲受了阿嬤的恩惠之故。不管是對於她自己，或是對於我，乃至於我們整家人來說，都是那麼的好，所以我想，這件事大概也沒有對錯可言了。

2.

我和阿公第一次的見面經驗不是太好。因爲他總是弄錯了時機，而他本來就是一個不太知曉時機的人。我之所以那麼說，是因爲他偏偏要出現在我坐公車上學的時候。

鬼魂出現在一大清早總是不太恰當，更何況我們早自習的時候還安排了一個英文小考，他完全破壞了我的計畫。前一天晚上我忙著寫陳情書與畫海報，根本沒有時間讀書，我本想還可以利用坐公車或是早點到校的時間匆匆吞幾個單字，於是早上我便空著肚子，拿著阿嬤幫我準備的饅頭夾蛋，急急忙忙的塞在書包出門了。所以，如此忙碌的我，怎會有時間去聽一個鬼魂講話呢？

不過，即使如此，他還是出現了。

一開始是一團白霧，緩緩向我移動。它們不自然的集中著，不偏不倚的在走道上。藍綠色的椅子以及乘客都因此變得模糊不清，超現實的場景簡直像是噴了乾冰。怪異的是這些霧氣竟開始群聚起來，而且漸漸密實，先是變成了一個人的形狀，再來浮現的是手、腳、衣服、褲子，最後是一張男人模糊的臉——這霧氣所合聚的人，就這麼剛好的往我的方向移動，它的週邊還帶著未形聚完成的蒸騰，就像是冒煙一般，停留在我眼前。車子隆隆的移動著，我本能的彈跳起來想往後移動，快速的朝後退了幾個步子，這樣的大動作引起了公車上其他人的注意。

我才發現，原來只有我一個人看得到。

旁邊的景色刷刷而過。

人形不會因爲車子的晃動而搖晃。大王椰子樹垂下他的耳朵，木棉花斗大掉落，一朵雲在剛剛輕輕地挪移了腳步……我定睛看了那霧氣所成形的人，才發現他那不久之前才完整清晰的臉非常眼熟。

除了那張臉看起來很像我爸爸之外，我也發現，我那口暴牙完全是家族性的遺傳。沒錯，我的阿公。每當我賴在阿嬤的房間偷看美國影集馬蓋仙的時候，那置放在電視旁的照片裡面的人總是看著我在看電視。因爲難得照相，阿公的嘴巴嚴肅而又緊張的緊閉著，更加突顯那執意往前傾的暴牙。在爸爸幼年時候即去世的阿公，以照片的形式壓縮在一方，對我來說是家中恆常的裝飾。

只不過，我完全沒有料到，我怎麼可能有機會在白花花光燦燦人世裡見到我的阿公呢？

3.

「阿公，我實在會被你驚死啊。」

經過那次具表演性質的驚懼現身之後，我和阿公這麼說。

「你不知靈魂合聚是多麼不簡單？我哪能管這多。」

阿公坐在我學校的課桌上，一隻腳還翹到課桌上，完全不理會我的抗議。底下壓著的是我擬仿的血書，上頭寫著：

「還我英魂」

對於那樣戰慄的、搶眼的粗線條字體，我很滿意，這下絕對能吸引起別人的注意力。

「還有你讀冊不讀冊，寫這作啥？」阿公指著那些白布條說。

「阿公你不知啦，中共鎮壓天安門的學生，坦克車壓死了多少冤魂，我是在伸張正義。」

「講冤魂，我才是冤魂。」

「阿公，是你自己看熱鬧發生意外。」

誰叫他自己從台北跑到基隆港去。以為我不知道嗎？阿嬤早就告訴我了，說阿公這人尙憨命，當初日本時代的時候大家都知道要躲轟炸機，偏偏阿公爲了看飛機，穿著白衫在茫茫菅芒花中抬頭看飛機；要不，就是聽到街頭有人失火，然後急急忙忙帶著他弱小的兒子，也就是我的爸爸跑往戶那人家去，怕是擠不到好位置看。光復那一天，國軍要進基隆港，阿公爲了要躬逢其盛，也跑到港口去列隊，說是要看打贏日本仔的國軍有多麼榮盛威武，結束後他跟一同前往的阿坤伯喝得酩酊大醉。不同的是，隔天阿坤伯人好好的睡在他的床上，我阿公卻是失足落入淡水河裡，就這樣一命嗚呼。

「一定是你阿嬤告訴你的。伊查某人知啥！」

「是不知啥，不過攏是因爲你死了，伊就拖磨一世人。」

我這麼一說阿公靜默了，我想我可能說了不該說的話，雖然阿嬤說阿公是樂觀笑嘻嘻的人，但是這樣一說哪怕沒有勾起他的傷心處。真的這樣認真嚴肅我倒是禁不起了，我轉個勢對阿公說：

「阿公，你覺得我這字寫得怎麼樣？」

「我又無讀書，我怎麼知道。反正毛筆扭來扭去的。」

「阿公你無感覺我寫得很讚？你知道我要貼陀位嗎，我要等明天下課的時陣拿到教室外面的牆圍。」

我知道阿公必定搞不清楚我要做什麼，不過這成功的引開了剛剛的話題。

「你這不是真奇怪嗎？你不是說要伸張正義，貼在學校牆圍創啥？你至少要拿到祖國看得到的所在啊。」

「唉呀，阿公你無懂，這就是聲援啊！」

「我怎麼無懂，我做了鬼魂這麼久，好歹也有我做一個鬼魂的見識。反正這嘛不可能拿去祖國吧。」

拿到中國大陸給他們看，我可是想都沒有想過。爲什麼沒有想過呢？我也不知道，總覺得就是不可能給他們看嘛！阿公問題真奇怪，你說我要寄信過去嗎？我怎麼可能把信寄到大陸去。而且話說回來，要寄給誰啊？鄧小平嗎？我又不知道鄧小平他家住址。

4.

這時候阿公挑了挑眉，作勢有人進來了，便又消失。我真摸不清他，不過我對他消失的時候都跑哪去了一點興趣都沒有。

走進教室來的是阿標，他稱讚我的成果，還熱心的說：「我也畫一幅鄧小平的漫畫放在一起怎麼樣？」

阿標真是我的好兄弟，馬上跟我共襄盛舉。

阿標你夠意思。

早自習考完了試，挨呀挨的，終於上到了八節課，放學的時候還得去補習。

當然囉，那女孩也會去，她是二十一班的。

她們班的位置是在五樓到尾的地方，我們三班是在四樓前頭，我和阿標每天下課都趴在走廊旁邊看那些女生，看她們一群群或一個個的隨著樓梯迴旋而上。

我站在走廊旁用眼睛追蹤著每一個女孩，一直到看見了她。我的身後仍不斷傳來教室裡面的那些喧嘩聲，他們大概還在拆解第三張椅子。最近班上發現一種遊戲，看誰能夠最迅速的把木頭課桌椅完整拆開，椅背、椅腳、還有最困難的部分：一條條的椅板。椅板多而費勁，拆椅板要手腳並用，又拉又扯，還得要小心那些曝露出來的釘子，必須膽大心細。誰能以最快的速度拆椅板，誰就會是贏家。而那些輸了的人呢，就得奉獻自己的椅子。

咋，這種遊戲真是粗魯無文又異常幼稚。輸了的人就跑到別班去丐一丸，覺得很刺激。看女孩還有趣些呢，我想她們都覺得自己是被觀看的對象吧，每一個的行動都顯得有點不自然，好像故意專心的爬樓梯、聊天，就可以表現自己一點都沒有注意到那些眼光，可是偏偏那些故作專心的動作帶著微微笑意，像是要表現出自己最漂亮的一面的樣子。

但那二十一班的女生不一樣，就像在黑暗中透出的天光，圓圓眼睛，笑起來彎彎的，每個笑容都是毫不保留的開心，沒有一點做作的樣子。

唉，阿公你問我爲什麼不好好讀冊，要用六四這些東西，你怎麼可能體會我那些複雜幽微的心理呢。

有的時候我坐在窗沿，就這樣晃悠悠的飄了出去，在電線上盪啊盪的，一躍就滾到雲裏去了，我心裏想我是誰呢？到底什麼才是我該做的事呢？我的意義能在這些考試裡面產生嗎？她有一天會認識我嗎？誰能知道一個中學生原來也有許多憂愁啊。可是你不能怪我總是這樣東想西想，我覺得這個世界和我是有距離的，因爲我不理解的地方實在太多了，是吧？

就像是我的爸爸和媽媽開了一間洗衣行，整天除了顧店之外就是在算六合彩的牌，將白紙填上密密麻麻的數字，把他們分成一小格一小格，看看能不能相互串聯在一起，可是到目前爲止一直都沒有成功的組合在一起過。

阿嬤去人家家裡幫傭了大半輩子，前幾年好不容易可以休息，我也因此過了一段回家天天有晚飯可吃的日子，可是阿嬤看看家裡面經濟不好，又去餐廳工作了。

爲了認識那女孩，我去參加和她一樣的補習班，排在八十幾個人的座位裡面。每次老師講笑話的時候，爲了看到她的笑容，我就往她的方向轉過去。結果她似乎察覺到了，把眼光了別過去，我想她一定討厭我了。成績總是不上不下的我，把成績衝刺進入全三年級一百名內都非常困難，更不用說那些會引人注目的前幾名，我暗暗的幻想做些六四海報，也許她會注意到我。

你看看，我們所想的、或者希望的事，不一定會朝我們的願望發展啊，這一切真是毫無道理。

5.

一個青年直挺挺的站在巨大的坦克車的前面阻止前進，人群們一個個橫躺在坦克車之前，你看共匪是如此狠毒殘暴，用武力鎮壓、殺伐了那麼多人，這全都是人命啊，難道他們真的無知無覺？那些被子彈穿透而暈染開的赤紅血花、已經化為肉醬的人體，都在等待著我們去拯救啊！

女主播激憤的講著，配合著一幕幕的畫面，她噴著過多髮雕的頭髮還因此而顯得顫顫巍巍。

我和阿標討論六四時開槍的子彈是那一種，阿標說他聽說是達姆彈。

「什麼是達姆彈？」我問他。

「這種子彈和其他子彈不同在於它射入人體之後會減緩速度，讓子彈在身體裡面攪纏，使得受到傷的創道變大。因爲它入身之後會炸開，所以又叫做開花彈。因爲它太殘忍已經在國際禁用了，你看他們居然用這種子彈在槍殺學生。」阿標這麼說。

清晨，一早起來不是清新的朝陽而是帶著戰爭氣息的煙硝，靜坐的結果不是接納談判，而是死亡威逼。被壓垮的帳棚、燃燒著的火光、被無情的射殺了而倒下的青年，還有因爲達姆彈而使得內臟開花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人們，太痛了，太可惡了。我看著綠色黑板上所寫的聯考最後倒數日期，想著時間對他們也不重要了。

那些人真是冤魂。

於是我和阿標兩個人計畫，在下課的時候帶著班上同學一起唱「歷史的傷口」。結果歌聲一唱，竟然很快就傳遞開來了，我聽到其他班級在尖叫、拍手，我感到心裡頭有些什麼，充漲的很，眼淚都想掉下來了，原來那麼多人跟我一樣有著相同的感受。當然另一方面也有一點驕傲啦，這不是出風頭了嗎，這可是我和阿標策劃的，我已經感受到二十一班女孩對我閃耀著微笑。

從我們開始，其他的事情就熱烈起來了。歌聲不時的傳起：

「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/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/而真理在心中/創痛在胸口/還要忍多久/還要沉默多久……」

之後，我們便時不時的在下課的時候把海報、布條拉起來，貼在我們正方形建築的校園

內。上面寫著「抗議共匪暴行」、「六四同哀」、「反對暴政」什麼的，然後等到上課的時候再收起來。

至於那海報布條給誰看？歌聲給誰聽呢？反正我們學校是矩形的啊，不管是哪一邊貼出來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們不會把布條向著馬路貼，因為這樣其他學生就看不到了嘛！

只是從我們計畫唱歌到貼布條這幾天，狀況真是越來越艱難。因為大部分的標語都出現過了，不太引起人家注意了。所以我想，那得要更大更大的白布才行。於是我弄來了白布、墨水，重重的寫了「還我英魂」四個大字。我想像著更大的歡呼、更響亮的呼喊。偶爾，我會因為如此沒有讀書而感到微微的不安，但繼而我又安慰自己，這樣至少比拆椅子來得有意義許多了。

可惜阿公不懂我的心思。不過我想二十一班的女孩一定會了解的，她的笑容是那麼的善解人意。如果她曉得這些都是由我而發起的，她應該對我也會另眼相看吧，只不過她並不知道。想到她也可能跟我唱同一首歌，懷抱著相同的心思的時候，那首「歷史的傷痛」又讓我輕輕唱起來了……。

6.

「阿孫，這遍我出現，其實是有一件事……」

阿公時斷時續的隨著我上課、唸書、補習、甚至寫布條，幾天之後，終於迸出了這麼句話來了。

也對，阿公何必這樣只見我一人？雖然他曾經告訴我，只有我跟他最有緣份，所以只單單我能見到他。但是，像是如此一般跟著我的生活，對他的意義又有何在？

「阿公，你若是有事，為什麼不早說呢？」

阿公笑了，有些不好意思的。這讓他的暴牙有點若隱若現，顯出一種純樸的木納來。我慢慢的發現，阿公與我感情的微妙。而這個微妙或許正在於那一天我意外的察覺阿公的負咎而來。這麼多年過去了，阿公還能做些什麼呢？償還我的爸爸沒有父親，還是償還我的阿嬤辛辛苦苦忙了大半輩子？我不願意說什麼，阿公自然也不可能說什麼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能說什麼呢？他也不過是一縷他所謂的冤魂罷了。

我曾經這麼想過，這些都沒什麼好提的。說這些不過也都只是枉然罷了。於是我把這些事都默默的藏起來。

我和阿嬤有感情，阿公可沒有。

阿嬤平常最疼我了，從小我就喜歡賴在阿嬤的房間。夏天的時候，阿嬤會輕輕抓我的背哄我入睡；冬天的時候，阿嬤會拿毛毯裹覆我易發冷的腳。一直到大了，我還是喜歡跑到阿嬤的房間窩著看電視，阿嬤也不阻止我，就躺在我身邊休息。儘管電視的聲音嗡嗡的響，阿嬤也還能說這一點都不防礙她，在我的身邊張開她金盞花的棉被裹著睡起覺來。

「俊仔平常讀書真辛苦，休暍一下也沒關係。」

「他們還敢說你，你阿爸以前根本不愛讀冊。厝內是沒錢栽培他，可是伊自己也不愛啊。老師只愛說他打同學，皮得像猴，我看是讀冊、讀冊、嚙讀嚙厭，還敢說你喔。」

每次爸媽說我的時候，阿嬤總是幫我擋著，然後這樣告訴我。

「對啊，還敢叫我讀書喔。」

我和阿嬤同時笑起來，阿嬤呵呵呵笑得很含蓄的，像怕是驚開了水盤裡的玉蘭花。
我啊，怕什麼呢，阿嬤幫著我呀！

可是阿公呢？除了那張照片之外，我對他的印象只是止於那張已經日益泛黃的照片罷了。阿公走的太早了，連爸爸對他也沒了印象。沒有父親使得爸爸吃了不少苦，但我並不認為爸如果看到阿公會像連續劇一樣，那樣飛奔著過去，帶著眼淚痛哭的喊：「爸——」。
怎麼可能嘛！

7.

星期日的下午，我又窩在阿嬤房裡看影集。一邊看著，頭腦又轉呀轉的，想著阿公的事情，心裡不能平靜，乾脆跟阿嬤聊天起來。

「阿嬤，妳說妳這麼累，我幫你抓龍好麼？」

「好啊好啊，肩頭真正酸，你幫我抓一抓。不要太過大力，你長大了，阿嬤要受不了了。」這也難怪，阿嬤總是工作這麼久。

「阿嬤的肩胛頭這麼硬不大力怎麼行？不大力就推不開啊，阿嬤妳忍耐一下啦！」

「什麼忍耐，阿嬤嘛也痛。」

「好啦好啦，這樣好嗎？」我故意用很快的、很輕的方式抓著阿嬤的肩膀，像是抓餛飩似的，抓起一點點一點點。

阿嬤被我逗得癢了，笑著胡亂動起來：「死囡仔，不好好抓，給阿嬤這樣慶菜戳……」

「哈哈，阿嬤你不是說會痛麼？」

「我說痛，不是教你黑白戳。」阿嬤被我逗得笑起來，眉頭皺皺的，眉毛和眼睛因為笑容而往下垂，露出一種老人家的憨態來。午後的陽光和煦，就這樣夾進阿嬤笑著的皺紋裡。

「阿嬤，我唱歌給妳聽好了，讓妳輕鬆一下。」

有什麼歌呢，那還是最近最熟的那一首「歷史的傷痛」好了。我開始唱起來。

「這不是最近抗議六四鎮壓的那首歌嗎？」阿嬤說。

「阿嬤你也知道六四喔！」我大為驚奇。沒想到阿嬤居然也知道時事，看來阿嬤工作的地方也並不是那麼的閉鎖。

「我知道啊，餐廳大家會講嘛。而且我有朋友也會告訴我，說這是因為學生原本要紀念胡什麼邦，後來變成的抗議活動，而且你現在穿著的衣服就是吾爾開希。」

喔？！太讓我驚訝了，我的阿嬤什麼時候也會注意時事來了。阿嬤曾長時間的在外省老闆的家裡幫傭，也因此和我同學們的阿嬤不太一樣，能聽得懂國語，而且甚至還能夠說著帶著奇怪卷舌口音的國語。雖然聽起來非常彆扭，不過會國語這可讓阿嬤不太一樣，因為如此一來她所能接收到的資訊自然會多一些，而不是只能夠聽那些台語節目和廣播了。

吾爾開希、柴玲、王丹已經變成我們熟悉的英雄人物，更何況我還天天穿著這件 T-shirt，可是阿嬤竟然連胡什麼邦的都說的出來。

「阿嬤，妳看電視說的喔？你怎麼知道胡什麼邦？」到底叫做胡什麼邦呢？我一方面想。

阿嬤這時微微的得意的起來，「我知道啊，朋友說的嘛！」

阿嬤的朋友？我怎麼一時間想不起來，阿嬤有這麼個朋友？阿嬤的朋友就那幾個，阿貞、阿金、Hiroko……還有誰？真讓我好奇，誰會說到胡什麼邦？

「哪一個朋友啊？」我問。

「就是那個史先生有沒有？你記得嗎？」阿嬤說。

史先生？他是誰，我怎麼沒有印象有這個人？「阿嬤，他誰啊？」

「有啦，我之前有跟你說過啊，就是那個以前當將軍，可是每天中午都到我們餐廳吃飯的那個外省仔啊。」

對，我想起來了，「你說那個外省仔因為太太死了，兒子白天又不在，每天中午都到你們餐廳去吃飯，每次辣椒都加很多那一個。」

「對對，就是他。」

原來是他啊。他還會跟阿嬤說到胡什麼邦？這時，我又想起阿公的話來了：

「俊仔，這次我出現其實是因為你阿嬤要再嫁了。你和你阿嬤好……可不可以讓她……不要嫁？」

8.

晚上我對著木板牆，實在是睡不著，翻來覆去。

難道阿嬤真的會再嫁嗎？都已經這麼多年了。阿公說的話也不一定準，雖然他是鬼魂，但是我看他也不甚可靠。不過，鬼魂不是有預知的能力嗎？阿公都死了那麼多年了，居然還可以在這個時候再度出現，表示他或許可以穿梭時空，知道未來的事。雖然阿公這個人本身不讓人信任，可是好說歹說，他也算是個鬼，總會些我們所不會的事，應該不至於就只會靈魂聚合那一套嚇人伎倆吧？

若是阿嬤真的要再婚，我應該聽他的話去阻止阿嬤結婚嗎？阿嬤都六十幾歲了，這麼老還要結婚，實在丟臉。都這個年紀了，幹嘛還要結婚？而且想想阿嬤周圍有可能的男人，有誰？想不起來。啊，難道是那個史先生嗎？那個外省仔？受不了，那個外省仔七十有了吧，為什麼還要結。還是他真的要人家幫他煮飯。那也不對，要吃飯到阿嬤餐廳去吃就好了，沒有原因還要娶一個回去煮。而且若真的結了婚，阿嬤要住在哪裡？該不會就像是人家沒結過婚的一樣嫁到人家家裡去吧？這樣實在太奇怪了。

要是阿嬤自己想要嫁呢？

仔細一想，阿嬤獨自把爸爸養大了，本來該要在家清閒。可是偏偏爸又不順利，開個店也沒賺什麼錢，落得阿嬤都六十多了還得要去以前工作的餐廳打工。如果阿嬤不想要過這種生活了呢？一輩子也沒享過什麼福氣，阿公看起來還是那麼年輕，年輕的鬼魂是不會老的吧，永遠都是那個時刻的樣子，沒有歲月的一張臉。雖然我叫他阿公，可是看他的年紀更像是叔叔。而我的阿嬤呢？卻一去不回的老了。那些艱苦的日子，有誰能真正幫助她，安慰她的心呢？

這樣一想起來，阿嬤如果真的覺得那樣子的生活過的比較好，那麼我們又有什麼權力去阻止她。難道就只是因為丟臉而已嗎？

我這麼一想，突然覺得自己長大了許多。阿公又有什麼原因能要我去阻擋阿嬤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讓阿嬤過得好才行。難道我不能幫助她嗎？爸和媽生意不行，總想簽牌的事，爸最常講的還是「馬無野草不肥，人無橫財不富」那句話。我不是不能了解，需要錢的時候是會逼出許多想法來。不過阿嬤也就太苦了，我看她平時至多也只是告訴他們不要忙太晚、不要簽太多而已。

有的時候我真是氣我的爸媽，氣他們怎麼不能賺多一些錢，還弄得成天不見人影；又氣我的阿嬤，怎麼兒子媳婦牌越簽越窮也不痛罵他們，一點用都沒有。

就這樣越想越是睡不著了，索性靜悄悄的扭開了電燈。我緩緩的移動身子，免得隨意一動，聲音透過木板傳到隔壁爸媽房間去。我躡手躡腳的坐上書桌，翻開書頁，想應付明天的考試。摸來摸去，卻摸上了赭紅色的連署書。

我打開了本子，黃色的燈打在上面，使得它散發著一股沉凝的氣息。

阿標說這個本子是六四抗議的連署書，他說我們要聲援、響應六四，表現我們的同仇敵愾就把名字寫在上面，裡面已經有許多班級簽名了。剛拿到這本子，阿標說是訓導處那邊拿來的。不過奇怪的是它就像是附近書局賣的喜慶宴客時候的禮金簿。我問阿標，怎麼會是紅色的呢？阿標聳肩說他也不知道，說是因為沒有買到白色的本子，所以就用這本來當連署書。

雖然微微覺得奇怪，不過倒也不太要緊，值得欣慰的是上面至少沒有金色的框框。裡頭已經有許多人的簽名，大家都是有志一同。我翻著翻著，看著這些字跡，黑色的、藍色的，有的沉穩內斂、有的神采飛揚，有的瑟縮在角落，有的則要張開大手大腳飛出框框，真是的，以為是偶像簽名嗎？突然我想起來，啊，二十一班女孩的簽名或許也在裡頭吧？我開始找尋她的簽名，從第一頁開始，一頁一頁的尋找。

怪了，怎麼沒有呢？

我不敢相信，難道她會這麼沒有愛國心？應該不會吧，她清新的像晨曦，總會留下一道光。我多想看到她的筆跡，大概是我漏了。

我放慢速度，從頭再查一次，又查一次，左翻右翻，就是沒有。我猜想連世界上最後一個失眠的人都睡著了，我還是找不到她的名字。

唉，我想我是頭昏了，全校這麼多人，怎麼可能就只是在這個本子上！一定還有好多已經簽好名字的連署書，送到訓導主任那去了。

居然把時間花在找名字上，一個夜晚這樣過了，笨死。

9.

想了一番之後，我便抱定不能全然答應阿公的主意。

如果他不能讓家裡的人過更好的生活，盡他原本所該盡的，那麼他的要求為什麼要答應他，難道只是因為他是我的阿公嗎？他都已經是過世的人，沒有道理管我阿嬤。

就當我這麼想的時候，阿公又出現。這次是走廊。

對於這霧氣我大概也已經很習慣了。

阿公這次坐在陽台牆緣，牆外就是車水馬龍的市街。長長的走廊風呼嘯來往，猛地有幾陣強風灌來，吹得阿公的身影也有些模糊起來。擺在牆旁那些掃帚潦倒的放在一旁，傍晚的學校總有些荒涼之感。一開口，感覺聲音不像是自己的。

「阿公。」我叫道。

「嗯。」

「俊仔，阿公嘛不是自己甘願死的，你甘知？」

怪了，難道阿公有讀心通，知道我心裏的想法，先採取悲情攻勢？

「阿公，我知，你是不小心摔到河裡去的。」

而且我也當然知道世界上沒有人是自己甘願死去的，除了課本上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之外。

「那是因為那天我心內鬱卒啊！」

「我知曉，阿公那天喝酒。」

喝酒到意外致死的人，我想十人有八人也會說他是心內鬱卒。

「對，我那天喝酒。可是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喝酒嗎？那是因為我到基隆港去看國民政府的軍隊之後，太失望、太失望了啊！」

「對，太失望。太失望了。」

失望什麼？可能是場面不夠熱鬧的緣故。

阿公停了停，眼睛看著遠方。又說：

「我也很捨不得拋下你阿嬤跟你阿爸。」

唉，捨不得又能如何呢？阿公，你畢竟還是落水了。雖然我對你所說的也微感心酸，但這是那麼的無奈……所以，阿公，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」，既然捨不得——這可是你自己說的，那麼你也應該有所補償。

「阿公……」

「嗯。」

「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。『昨日總總譬如昨日死，今日總總譬如今日生』，我們不要再說幾十年前的事情，我們應該要往未來看。所以……」怎麼真要說出想法的時候，所講的還是課本裡面的句子，阿公怎麼會知道什麼昨日總總譬如昨日死，今日總總譬如今日生？

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阿公……你應該……做真正對我們有幫助的事情……再來談阿嬤嫁不嫁……」

阿公看著我有些驚訝，也有點不解。

我想他真的是很難理解，我為什麼不去阻止六十幾歲的老人結婚去吧？阿公啊，那是你的年代的事了，更何況我還要保護阿嬤呢。「阿公，我是說，既然你是鬼……不，是幽靈……那麼，現在家裡既然缺錢，是不是你給我數字讓我們去簽牌，大賺一筆。」哈，我終於說出來了！

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」

阿公居然大笑起來了，身體還彎成了蝦子的模樣，他不是應該生氣嗎？怎麼會反過來大笑？

「俊仔，你是跟阿公講生意嗎？真棒真棒，我們俊仔一點都不吃虧，以後不怕被欺負。你這個性是像誰？像你阿爸嗎？」

「才不是，我才不要像阿爸呢！」

我也笑了。

「好……好……下次我給你一組號碼，你拿去簽吧！」阿公說到這，居然又隨即不見。

沒想到那麼容易！

阿公答應這麼快，他真的對我們有虧欠感吧。

何必捨近求遠呢？每次媽長途跋涉去拜財神、拜濟公，孰不知我們身邊就有可以幫助我們的人……不，鬼啊……「馬無野草不肥，人無橫財不富」，就賭這一次了！

10.

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還有比拿到號碼之後還要更困難的問題。

阿公給了我號碼，然後呢？

我又沒錢，而且簽牌的到底在哪裡？

憑著我這成天都在學校讀書的國中生，我怎麼會認識簽牌的呢？我還以為弄到號碼也就完成了，一點都沒有顧慮到後面的問題。

我攤開課本卻無心記憶，地理課本上錯縱複雜的鐵路被我描了又描。每個鐵路站都像是一小隻的眼睛，眼睛眨也不眨的盯著我。我索性把它們都畫成了側臉，眉毛、鼻子、嘴巴……每一個都往外看……還是記不起來，這裡到那裡、那裡到這裡，這些黑色的線一下子從課本抽繩似的飛快往上跳出來，彷彿帶著唰唰唰的聲響，每條黑色的線都不斷延伸延伸，它們長出鐵路似的枕木，每個枕木都是黑色的小爪，前前後後動個不停，盪出一陣一陣的波瀾。

穿出的鐵路線，衝向房間的四面八方，那個由兩個小圓圈所形成的鐵路站居然成為了它的眼睛，掛在黑線的前方。接著，那無生氣的眼居然會動，內圈黑色小圓條地往後移，像是看見了我，遂如同一條細瘦的小龍向我襲來，把我的身體當做柱子般盤旋盤旋，又像是鐵絲一般將我圍繞、綑綁，漸漸的我感到不能呼吸，拼了命想要掙扎，它卻越縛越緊。我使盡了力想掙開我的手，咚的一聲竟撞上了桌子……啊！我力氣全開，身體重重的抽了一下，原來，跌到夢裡頭去了。鐵路線依舊躺在書頁上，鐵路站不曾移動，倒是我的手臂被自己壓得出了紅印。

我拍拍自己，鐵路真的是很難記得。

拿出計算紙，正是阿公說的明牌……這實在是個問題啊。

不如這麼辦，就說是作夢，夢見阿公托夢說告訴我數字，讓爸拿去簽，一下子就解決問題。

雖然不是真的，但是也很接近事實了。

阿公既然告訴我這些數字，我也不能獨佔這個功勞，總要告訴他們這是阿公告訴我的，讓他們知道阿公他真的是很愧疚，很想照顧爸的。

那天見到阿公神秘兮兮的樣子，我簡直想笑，還說，俊仔我偷偷告訴你一組數字，莫乎別人聽去。誰會聽到啊？他都忘了他是鬼了，只有我能聽到，還有誰會聽到？

想到爸拿到數字的表情，又想到媽知道中了一大筆錢的樣子，等到有錢阿嬤也不用去工作，每天可以在家裡。我，那可爽啦，他們都會感謝我這個靈媒，不不，應該是說我的夢，說不定他們還會像馬蓋先跟老皮說的那樣，說：「帥啊，俊仔！」。

這時，我就可以趁機會說我要換電視，阿嬤那邊那台電視畫面都偏綠了，上次我跟阿標說天龍特攻隊裡面的怪頭穿的背心是綠色，他居然告訴我是黑色！真是不能忍受，我最喜歡的就是怪頭了，只可惜他用山東國語說話，那聲音跟我老師一樣。

真恨不得趕快就去告訴他們，不過現在是太晚了。

總要找對時間才行，若是現在跑去告訴媽，就一點都不像是被託夢的樣子了。

就要說我夢見阿公，背景是一片漆黑，他隱隱的出現對我笑，然後說，俊仔，我是你的阿公，我要告訴你一組號碼，你要記好，告訴你的父母，他們很需要這一組號碼。然後我就醒過來，把號碼牢牢的記得了。這個時候，我再寫下號碼，這樣他們應該就會相信了吧。

11.

「有一個人到唱片行去，想要買捍衛戰士 TOP GUN 電影主題曲的帶子。可是他忘了電影名稱是什麼，就告訴老闆說，他想要找一首歌，他只會哼，希望老闆聽聽看。於是，他就哼了……ムㄛ ㄘㄩ ㄇㄟ ㄉㄨㄟ ㄨㄛ……這時候老闆一聽就打斷他，很高興的說：『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！你等一下喔！』」

「於是，他就拿出了一捲錄音帶……」阿標似笑非笑的說。

「什麼錄音帶？」

「國父紀念歌！我們國父，首創革命，革命血如花……」

「爲什麼？爲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喔，笑話你也聽不懂，ムㄛ ㄘㄩ ㄇㄟ ㄉㄨㄟ ㄨㄛ不就是國父紀念歌的第一句，我——們——國——父——」

原來如此，哈，「阿標，你這笑話是我最近聽到最好笑的。」

「我從廣播上面聽來的。」阿標得意的說。

「老師來了……」

老師迅速的走進來，拿著試管、量杯，腋下夾著講義，手腕上還掛著麵包袋子。看來很可能這是他的晚餐，難怪他瘦的像猴子。米白色的襯衫束進他的藍色西裝褲，西裝褲看起來寬寬鬆鬆，這仍然沒有使他變得更胖些，只是使得他瘦的更可憐而已。

「各位同學，講課之前，我先做實驗。你們要知道，在補習班裡面還做實驗給你們看的，全台中可能只有我而已。」

於是他一邊操作，一邊開始說了：

「你們知道我最崇拜的兩個人是誰嗎——我自己和馬蓋先……」

每次都這麼說。

今天二十一班女孩穿的是白色上衣，牛仔裙。當然，和往常一樣，她是綁著馬尾的。還好，髮禁解除了，二十一班女孩把頭髮剪短就太可惜了。

「你在發呆喔，不好好上課？」阿標靠過來，往前頭看看，露出捉狹的笑：「我知道你在看誰。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：「她很可愛吧。」

「是啊，我也覺得她很可愛。」阿標接著繼續說，「告訴你，我有機會認識她喔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對呀，上次我們那些聲援六四的連署名冊訓導處的不是說要送去臺北嗎？訓導處是要由一位關老師承辦這件事，那位關老師說既然是由同學們連署的，所以希望有兩位同學代表跟他一起去參與支援六四的遊行，遊行的其中一個重要節目就是要把連署書集合在一起，然

後送去台北。代表呈上連署書的這兩位同學希望是一男一女。所以囉，後來訓導處主任說，就我跟她一起去吧！」

「這根本就是約會！」我驚呼。

「給你去啊。」

「什麼？給我去？」什麼意思，我不懂。

「不要說我不夠兄弟，我就跟他們說，我有事情，不能去，我請我另外一位優秀的同學作代表，代替我去。這樣你就有機會認識她啦！等你認識她，跟她熟一點，再介紹我跟她認識也可以。」阿標說著，表現出沒什麼的表情。

我睜大了眼，「真的？真的嗎？」

「那當然，除非你不想去。」

「我要！我當然想去啊！」不敢相信，我什麼時候這麼好運？我覺得我花這麼多時間畫海報一切都值得了……原以為這輩子都認識不了她，要帶著這個心願進棺材了啊！

阿標表現出「兄弟，我總是支持你」的樣子，拍著我的肩膀。一下子，阿標的身影變得巨大起來，一時間他那因為青春痘而凹凸不平的臉也變得光華無比，其實真正的他是非常帥氣的。

12.

有沒有這麼棒的時刻？

昨天我已經告訴爸跟媽我夢到的明牌，他們問了我幾個關於阿公長相、裝扮的問題。我還不熟悉嗎？真的作夢還沒那麼熟呢，他們問的問題我很快就能回答，我可是跟阿公見過面的。我看到爸媽的眼神，就知道他們完全相信了我，一開始他們的眼光是驚異的，到後來可以說是興奮到噴出了火。還用得著懷疑？這些號碼可是我特意問來的，我們就要靠這個翻身了！

今天，阿標又告訴我這樣一個好消息，終於可以認識二十一班女孩，我真是美夢成真。我還沒聽過她的聲音。不曉得可不可能跟她走在一起？遊行，有多好！長長的路途，我們一定能夠說到話的。說不定我還可以要到她的電話。

一如尋常，我騎著腳踏車回家，在黑夜的河流中前進，長著脖子的路燈一一往後，熒熒的燈光跳躍著。我知道我根本不敢，但是這樣胡思亂想也夠我樂的。還不晚，天空沒有黑的完全，白色灰濛的雲低低的浮貼在天際，我和我的腳踏車劃開了沉悶燥熱的六月夏夜。

是不是就要有什麼不同呢？

13.

「阿嬤！」我遠遠的看見了阿嬤。

在她身旁的是誰？一個穿著短袖襯衫的老人，牽著腳踏車，和阿嬤在巷子口的地方說話。不認識的人。

「阿嬤。」我對老先生微笑，跟他打過了招呼。

「這是我的孫子。」

「俊仔，這位是史伯伯。」阿嬤分別為我們兩個人相互介紹了對方。

「常常聽你阿嬤提起你，長得很俊啊。」

他就是那位史先生啊？看來他和阿嬤的交情很不錯。該不會他就真的是我猜想中的新郎吧？

想到這裡，又忍不住看了看他。顯老的灰花白髮，過大的眼袋，用歲月與意志刻畫出來的深深法令紋，使他看起來像是個嚴肅的人。不過聽他和我攀談的話，應該想要親近我吧。

「哪有，阿嬤看孫子總是最帥的。」

我禮貌客氣的回答。

再看了他第二次，發現這看來嚴肅的人個子挺高，身材也屬於厚實型——如果他還年輕的話。人到這個年紀，看來再高大挺拔，也不會有朝氣篤實的感覺。

「我回去了。我們明天再見吧。」史先生說。

「再見。」

「阿嬤，他就是史先生呀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我心裡在盤算著怎麼尋問他們的交情。

我很好奇，但是阿嬤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不一樣。如同平常，帶著她一貫的笑，就像那是一個很一般的朋友。或者說，史先生本來就是很普通的朋友呢？都怪阿公，害我想得太多。

我是不是該問問阿嬤，你們怎麼會在巷子口碰面呢？是剛好遇到？還是他送妳回家？可是，我這麼問做什麼，難道我要干涉阿嬤交朋友嗎？

不不不，我沒有，我只是想要知道，單純的好奇而已。

「阿嬤，妳怎麼會遇到史先生？」我掩住內心情緒的起伏，裝著不在意的問著。

「不是，是他今天晚上正好到餐廳吃飯，他們家和我們家剛好順路，就一起走回家。」

喔喔，是這樣子的，可是他為什麼偏偏吃完飯的時間跟阿嬤下班的時間一樣，這該怎麼說明？他有腳踏車不騎，偏偏要走路，這又怎麼解釋？

「架啱好——」

我不動聲色的說，一邊偷偷的觀察阿嬤的樣子。

「嗯啊。」

阿嬤看起來還是那麼自然，就像是他們的確是正好一起回家罷了。哼，我幾乎可以判定史先生這人居心叵測，就是想追求我阿嬤是吧？阿嬤，妳千萬不要被騙了啊！

我又落入第二次的交戰中，明明打定主意阿嬤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可能，可是為何偏偏我怎麼又有阿嬤就快要被搶走的感覺呢？原來我是假開明，骨子裡果然跟阿公血脈相連？

晚上，我作了一個夢，夢見阿嬤坐上史先生的腳踏車離開了我們家。阿嬤回頭跟我說：「俊仔，你要好好用功。再見。」

我沿著家門口的灰色矮牆不停的追，那神奇的腳踏車居然越騎越快，就這樣不見了蹤影。

14.

我的心情幾乎可以說在喜悅以及憂慮之中。今天阿標告訴我他已經告訴關老師替代人

選，我下星期六就可以和二十一班女孩有一次「遊行的約會」。可是由於昨晚遇見了那個「新郎人選」史先生，又使得我對可能來臨的未來感到焦慮。難道我真的要去阻止阿嬤結婚？

那位史先生真的會求婚？阿嬤真的願意嫁？我怎麼想都覺得那一步雖然遙遠，但似乎又近在眼前。

我相信阿公大費周章的出現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而這個原因非常充份。他要我阻止阿嬤結婚，也就表示這件事情十分有可能會發生，而且還相當緊迫。

唉，史先生，他和我們家多麼格格不入！

15.

回到家，氣氛詭異。

爸媽居然都在家，還有阿嬤，三個人對坐著。又不是假日，怎麼三個人不上班。爸和媽都勾著頭默默不語，連阿嬤也空洞無神的看著前方。

什麼事？

我怯弱的喊：「阿嬤。爸，媽。」

「嗯。」阿嬤軟弱的回著。

看這種樣子，絕對不能待在客廳，我有意的放低音量，想溜進房間。

「阿俊！」媽喊。

我嚇了一跳，「怎麼了。」

「阿俊，你告訴我，你那明牌到底哪裡來的？」媽雙眼浮腫，佈滿血絲，平日梳整的頭髮也混亂不堪，混著汗水黏貼在額上。

「我……就作夢夢的啊……」

「作夢夢的……真的是你阿公講的？」

「對啊。」

怎麼了嗎？號碼有錯嗎？我感覺到大禍臨頭了……

「騙人！騙人！你嚟騙我！」

我從來沒有聽過媽發出那麼大的吼叫聲，她欺身步向我，我的腦袋被她喊得嗡嗡作響，我更不敢相信阿公給我錯的號碼。我退了一步，媽的臉色發青，雙手伸了過來。阿嬤竟在這時快速搶進，一點都不像她平日帶著笑的緩慢：

「好阿啦，要怪要怪佢們自己。誰叫佢簽牌簽得那麼肖。」阿嬤冷靜的說，側身擋著我。爸的臉色灰敗：「因為俊仔沒看過阿爸，竟然可以知道阿爸的樣子。」

「就算佢相信，佢也不行把房子貸款去賭啊！」

貸款去賭！

完了完了，比本來沒號碼還慘。

那我們一家人要怎麼辦？阿公，你竟然騙我。我怎麼會有這種父母，怎麼會有連當了鬼還沒用的阿公！現在看起來，這都是我害的了，爸媽恨死我，我該怎麼辦？

「俊仔，你來。這不能怪你。」

阿媽牽著我的手。

「是恁爸爸媽媽嘸這個運，又硬要賭。事情已經發生了，咱只能去面對，想辦法解決。」
我的手在發抖，阿嬤的手也是冰冷的。我聽到爸埋著頭在哭，媽也無神渙散。
爲什麼會變成這樣？

16.

事情發展至此，阿公沒再出現。我想他是不敢。

至於我自己，我想過千百回，如果真的不成，家裡經濟有困難，我就不要讀書了，去工作。那不然半工半讀也可以。這件事我還是要負一部分責任。明明就不喜歡爸媽簽牌，爲什麼要動貪念；明明覺得阿公不太可靠，爲什麼還要相信他報的號碼？一開始就不應該想要靠明牌來致富，這樣子和爸又有什麼差別？

然而，就在我下定決心要爲了家庭賺錢的時候，媽卻告訴我：

「媽媽覺得很感心，是阮不好，害得你要吃苦，還這麼知事幫家裡想。不過，現在你免煩這件事情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我很納悶。

媽媽猶豫了一下。就在那一下之間，我看到屋子上方的一縷光線照進了我們家，照上了我們慣常吃飯的圓桌。圓桌用了許久，桌面已經許多斑斕，有一劃劃的刻紋，有因爲過熱器皿所留下的陳跡，也有被香菸燒成了不規則狀的焦黑。光影靜靜的躺在桌上，爲那些生活過的痕跡以及創疤塗上了一層靜默。往上去一些，是斜斜橫過屋子的光，在光線裡面有無限的塵灰，悠悠晃晃，飄飄忽忽。媽媽安靜著，時間似乎退得很遠，遠到沒有感覺的所在。

這時媽媽小小聲的說了：

「因爲阿嬤說會解決這件事情……因爲你阿嬤說，她要嫁給一個將軍，伊講，將軍會給她一筆錢，幫忙解決……後禮拜六那天，伊嚟要去公證結婚。」

17.

難道這稱得上是嫁妝嗎？

阿嬤，妳是該過好日子的呀！

只是，爲什麼要以這種方式呢？我怎麼可以讓妳嫁啊？

「俊仔，你嘛看過，史先生人真好。」

「免煩惱啊，阿嬤也是會時常回來，史先生要人作伴，大家互相啦。」

「你也可以來找我，史先生不會阻擋。」

「我攏這年歲了，不要緊啦。」

「無人逼我，這是我自己選的。」

阿媽一句句的話，像是一列列的火車轉呀轉的，在我的腦中來來回回，駛過數學公式、駛過地理鐵路、駛過盧溝橋七七事變、駛過梁實秋晃蕩的鳥籠、駛過……。

當光透過凸鏡時，光線在鏡後相交，光線會聚形成為一個實像……是了，那是下個禮拜六的法院禮堂。我要阻止他們結婚。……可是，二十一班女孩怎麼辦？我的連署書和遊行又要怎麼辦呢？……或許這樣好了，先去遊行，然後再去法院阻止結婚。這真不失一兩全其美的辦法。

二十一班女孩，等著我。

阿嬤，我來救妳了。

18.

雖然是早上，但是天氣仍然是相當燥熱。我站在樹蔭底下，襯衫還是已經溼透，我感覺得到它貼在我的後背，黏膩的與我的背脊難捨難分。二十一班女孩依然帶著甜甜的微笑，輕輕的說了聲「好熱」，無謂的用手扇著臉，雖是企圖消暑，但看起來更像是爲了要驅走我們彼此間的尷尬。

我所想像的一切台詞終究沒有說出口。

我傻氣的對她笑，不知道是口乾舌燥還是腸枯思竭，竟然想不出一句適切的攀談。我恍惚的隨著遊行隊伍零零碎碎說了幾句口號，她與我靠的如此的近。

「妳腳會酸嗎？」

「還好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

唉呀，怎麼講出這麼沒有延續性的話來呢，難道我可以說我腳酸死了嗎？我看了看路旁的建築物，那些粗實的日據時期建築，雖然陳舊，但是仍流露著某種從容與氣派。只不過它在馬路一旁厚墩墩的矗立著，總也是寂寞的，車子來來往往，但並不是爲了它而來。

風跑過了馬路，時不時的吹來，依舊是溫熱的暖風。

還好我們總是走在斷斷續續的綠蔭下，我慶幸著。因爲我很擔心在這麼曬下去，身體就要發出汗臭味了。

然而，就在這走著的同時，那熟悉的一陣霧氣又悄然出現。這樣子炙熱的天氣與光亮亮的艷陽，無疑不可能會有蒸氣，那不是海市蜃樓的幻影，自然也不是帶著雨意的潮濕清涼。阿公漸漸形聚的同時，我以耳語般的聲音說了：

「阿公，你還敢出來，大家攏要給你害死啊！」把聲音隱藏在遊行的行進與汽車的隆隆聲中。

「實在對不起——」

「對不起嘛無效，代誌已經發生了。」我冷冷的，氣極了。

「抗議冷血屠城！」

「哪知會這樣……」

這句話應該是我講的吧！

阿公到我的身邊，跟著遊行的步伐隨著我。二十一般女孩就在旁邊，爲什麼我同時還要

被一個鬼魂跟著？

「阿公，別跟我，你看你要去哪隨在你。」

「烈士英魂不朽！」

我一邊強作正常喊著口號，一邊要跟隨著隊伍，若是二十一班女孩看到我在自言自語，她一定會覺得我是瘋子，一切就都完了。我的額頭冒汗，汗水和遊行一般前進，眼睛一陣陣酸刺。

「啊毋過，恁阿嬤……」

「你還敢講阿嬤，阿嬤都是被你害的！」

想叫我去阻止阿嬤結婚？我會去，但絕不是因為你。

「我哪知會不中，俊仔，我拜託你，你阿嬤跟外省仔去法院囉，你緊去，緊去啦！」

「反抗暴政！暴政必亡！」

「我為什麼要聽你的！」好熱。我覺得有點暈眩，又擔心萬一這樣糾纏下去，我脫不開身，反而讓他發現我真的要去阻止結婚這件事，我的面子就掛不住了。

「你願意你阿嬤年歲這麼大了，還去姓別人的姓？」

「就算她姓了別的姓，你也無法度管了。」

「中國人站起來！」

阿公急了，連聲的問：「你甘真正無要管？你甘真正無要管？我費盡心思，到陽間來走一趟，好不容易找到你……」

「因互相意愛，我嘛無法度。」

我橫了心，偏故意這麼說。先把他氣走我再脫身，應該還來得及。

阿公看起來十分頹喪，「我才不甘願伊嫁乎別人，袂當袂當……」。

我看見他的身形慢慢的模糊，不久竟湮漫擴散開來，他的身體也已經慢慢看不清楚，光線篩進他的身體，只剩下頭部清楚些。接下來，我竟然看到阿公在哭，鬼魂或許也有眼淚，因為他嗚嗚嗚的一發不可收拾，越哭越是厲害，眼淚從細流變成汪洋，他那老是如霧般蒸騰的靈魂彷彿揉進了那些汪汪淚水，全化為一灘水，阿公仍舊嗚咽的說著「我才不甘願伊嫁乎別人……伊是我最心愛的人……最心愛的人啊……若無那一年，若無那一年，我嘛是會陪伴妳到老啊……妳就免嫁乎別人……」。

他不斷的哭、眼淚不停的蔓延，那淚水竟然像是會長大般的，一寸一寸的擴大、擴大，那不斷長大的悲傷淚水居然還跟隨著隊伍移動，展開移往前一個、再前一個人，難道是我的眼睛花了嗎？我已經全然看不到阿公的臉了，他的意志彷彿變成了淚水，落地跟隨著隊伍前進，但他們並不全然的透明如水，因為他們看起來更像是某種生物，又漸漸的從隊伍中央往外漫開，流出人行道的淺淺溝壑，流向種植行道樹的土壤，爬上了樹木，那些榕樹相繼顫抖著，快速的變得枯萎、蒼黃，因為急速失去水分，我聽到了嘶嘶的聲音，就像是那些淚水吸

進了新的水分，反而使得榕樹們的樹皮浮皺、捲曲，樹枝樹葉發出脆弱乾枯的吱噠聲，就快要折裂落下……我驚嚇的往旁看看二十一班女孩，她依舊看著前方，沒有什麼異樣。難道他們看不到嗎？我往天上看去，剛好迎面罩著盛大的太陽，啊，原來一切還是和原來一樣……我心安了許多，很快的，我的眼睛先是像有曝光過度的白光照入，慢慢就變成一片白花花的空白，眼前的景物不見了，阿嬤，我要去阻止妳結婚哪……阿公不要再哭了……

「毋忘六四！」

就在我要昏倒之前，我聽到了遊行隊伍的最後一句口號。

19.

是的。我暈倒了，可能是天氣太熱的緣故。我沒來得及阻止，阿嬤在爸媽的見證下順利的結了婚。並且意外的是，因為丟臉的暈倒，反而得到了二十一班女孩體貼的關懷，我因此和她偷偷的通起信來。

現在，我的阿嬤看起來過的挺好。臉比以前光澤紅潤，清瘦的體型也開始慢慢的發胖了。而我的房間重新裝潢，也成功的換了電視，不是因為六合彩中獎，自是新阿公史先生幫的忙。

至於阿公給的那組號碼，在下一期出了，一字不漏的。

究竟是爸媽他們簽錯了期，還是阿公給錯了期呢？我不曉得。不過爸媽他們從此知道他們一點賭運也沒有，斷了賭博這件事，專心的開洗衣店，還在店門口擺了涼水攤。

馬蓋先影集已經播映完畢，但馬蓋先來台灣替舒跑運動飲料拍了廣告。來台的馬蓋先解決的問題太過簡單，大材小用，不能發揮他的聰明才智，讓我有些失落。

關上電視，我倚著床睡著了。

看見帥氣的馬蓋先幫助兩名車子故障的美女接通了中斷的電路，正極銜接上負極，電流急閃，貫串了彼方與此方，連接了過去與現在，阿公在星夜無光的夜晚不小心滑落入河，來不及反應、來不及掙扎，頭部就沉鈍鈍的撞上了河裡的石頭，啊的一張口，便吞入無數沙泥。

下一個音還來不及發，河水就洶湧的灌進鼻腔口內。因此連聲音都沒有，不久河面即靜無波紋。霧氣很快的籠罩了河川，蛙鳴依舊，藏在草間的小蛇款款滑動了身軀，夜晚像是睡了，又像是沒有。

年輕的阿嬤就著窗靜靜等待，補著一件阿公的衣衫。

月光映上她白淨的皮膚，那時她的臉龐還沒有咖啡色的淡斑，她的眼睛如陽光下的河水般閃耀，嫻靜溫柔，是任何男子都會喜愛的模樣。丈夫偶爾細心帶回來給她的玉蘭發出陣陣幽香，她還不曉得，她會等到年過半百，等到下一個男子。

她的眼睛望向闐黑寂靜的夜晚，遠處彷彿有一個身影，一追索又不見了。她搞不懂到底國軍抵岸哪裡好看，興奮些什麼、喧嘩些什麼，愛跟人家鬥熱鬧的丈夫學了國歌，她也會哼兩句，那喜歡在人前高亢引吭的樣子，讓她替丈夫覺得難為情又有趣。

一陣風吹開了她虛掩的門，我靜悄悄的幫阿嬤掩上。

站在似夢一般的時間長河裡，我不知道，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。

或許，就在那個夜晚裡，還是在更早的時空中，一切就已經被安排好了——在許多年後我終於明白。

但那是少年的我所不能夠理解的。